

六合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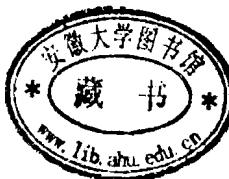
读书纪闻

吕大年

六合叢書

读书纪闻

吕大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纪闻 / 吕大年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308-09692-8

I. ①读… II. ①吕…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805 号

读书纪闻

吕大年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1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692-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录

人文主义二三事	1
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	38
人文主义者论教育	64
佩皮斯这个人	136
《通鉴》胡注及其他	153

人文主义二三事

“人文主义”是大家在讨论西方文学的时候常用的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来源和它本初的意思，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少问。其实是应该问的。

人文主义原本所指的是一种兴趣以及由它引起的探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学问，但是它的目的和方法跟现代所谓的学问不尽相同。这种学问的对象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化。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它是人所共趋的一时显学，后来逐次北渐，浸染整个西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说前所未有，只是就规模而言。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间，虽然古希腊文在西欧基本上失传，拉丁文却一直为各国的文化人所沿用。古典文化并没有旷废湮没，有不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下功夫研究，还曾几度形成小范围的风气。所以“人文主义”一词的用法，有严和宽的分别。用得严的认为人文主义始于文艺复兴；用得宽的则认为中古也有人文主义。然而宽泛和严格只是现代人因推求古

事而产生的分歧。当年的欧洲人研究古典文化，不论是时处中古还是文艺复兴，也不论是特立独行还是从众随俗，都不知道自己心企力竟的学问叫做“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是十九世纪才有的说法。

查《牛津英文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umanism”条，义项四，可知这个词在英文里最早出现是在十九世纪初，词源跟德语“humanismus”有关系。至于“humanismus”在德语里从何而来，那就不是英文词典的事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德国移居美国的学者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为英文的读者澄清了这件事。他说，在1808年，有一位名叫F. J. Niethammer的德国人写文章，呼吁人们重视中学里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育。这两种古典语文课程所传授的知识，他合称之为humanismus，也就是“人文主义”，以区别于其他内容比较晚近，比较切合实用的课程。¹希腊文、拉丁文在学校里已经教了几百年了，何以要为它们起这样一个新的，抽象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人文主义”能够概括这两门学问所共有的特性，标榜它们的精神，就像物理、化学、地理被叫做“科学”一样。

科利思泰勒又说，Niethammer虽然是自铸新词，却并不是漫无所据。他依凭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中常见的两个词语：humanista和studia humanitatis。两者之中，studia humanitatis的历史更久一点，在古典拉丁文里就有。Humanitas(humanitatis是它的所有格)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汉语里的“教

养”。*Studium* (*studia* 是它的复数) 指的是研习，追求。两个词合起来，似乎可以翻译成“文化修养”。这个词语在古典拉丁文里并不是很多见，现代的学者追溯词源，要花不少功夫才能找到一些出处。而且它所指的修养并不一定来自学校，跟课程设置就更无关联了。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对古典语言文化的研究在意大利逐渐兴盛，有志于此的人借这个古语来标榜自己的追求，争取支持，号召同道，它因之也就得到了推广普及。这个词语多见于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一层原因。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去古甚远”，要通晓古典语言文化非有专门的训练不行。因此 *studia humanitatis* 不仅是指个人私下里对古典语文的研究，而越来越多的时候是指学校里传授这门知识的课程。课程的内容除了语法、修辞，还有诗歌、历史、道德哲学。不过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分别，有关它们的知识散见于各种古代的典籍，读书就是了。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 *studia humanitatis* 就是当令人文学科的前身，所以叫它“人文学”也未尝不可。

再说“*humanista*”这个词。它虽然是拉丁文，却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的意思在后世，尤其在现代，越来越高尚，响亮。可是科利思泰勒告诉我们，这个词在方生之时仅仅是一个俚语，也就是俗名，在意大利的学校中流行，被用来称呼人文学的教师和学生。这里把它译作“人文学者”，是为了跟“人文学”连类而及，称说方便。其实 *humanista* 就是大家在谈论文艺复兴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人文主义者”，不过当时还

没有“主义”，“主义”是四百年以后才生出来的。² 在当时的口语里，humanista 大概跟今天中国校园里常听见的“教英语的”，“学中文的”差不多，是一个很平常，也很平淡的称呼。它刚刚兴起的时候说不定还带有嘲笑、调侃的意思，就像英语里的 puritan（清教徒），因为人文学是新事物，难免有人看不惯。说 humanista 起源于俗名，还因为它最早是意大利语 umanista。后来用得多了，连正式的文件也用这个词，才把它转写成拉丁文。当时盛行把日常用语拉丁化，用拉丁文给孩子起名在稍有文化的家庭是常事，已届成年而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拉丁文的也大有人在。布克哈特的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成于十九世纪，其中专有一节论述这种风气，虽然他并没有谈到 humanista 的转写。³ “人文主义者”本是俚俗之词，后来以这个称号自承的人未必都知道。

关于科利思泰勒，不妨多说两句。他生于 1905 年，今天如果还在世，已经快一百岁了。他自中学起就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对西欧的几种近代语言也都通晓。他在大学时做过海德格尔的学生，研究十五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因为是犹太人，不见容于纳粹政权，他在三十年代末辗转移居美国，此后大部分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的著作大都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其中有一部 *Iter Italicum*，他称之为“访书录 (finding list)”，里面详细列举各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手稿和手抄本，长达六卷。这些稿件和抄本收藏在意大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各个图书馆，从未刊行，鲜为人知。科利思泰勒经过多年的努力，

周咨博访，为文艺复兴的研究完成了这部资料指南。⁴ 这是一位一生勤奋，既渊博又务实的学者，他的话是值得听一听的。

对于“人文主义”这个观念的应用，科利思泰勒主张从严，不赞成“中古人文主义”的说法，尤其反对把人文主义当成一种哲学流派。他认为人文主义只代表文艺复兴的一个方面，其侧重是语法、修辞、以及古籍的发掘整理；人文学者的兴趣涉及哲学，但这不是他们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原因，他们在这方面既没有共同一致的特点，也没有直接的，特殊的贡献。⁵ 科利思泰勒专精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他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外行人无从置喙。不过有一点是不难明白的：一个词兼负太多的意思，对于务在精确明白的讨论帮助不大。当然，从严也要掌握尺度。近年有一位剑桥大学的学者就提出，把“人文主义者”的称呼限制在当年意大利学校里的某些师生，未免太窄了。有些人，比如英国的摩尔（Thomas More），是律师，是政治家，但你能说他不是人文主义者吗？此说不为无见。⁶ 但是宽泛并不等于宽大无边。四十年代曾有一位美国学者著书论述中古人文主义，开篇就宣告：“我想人文主义一般说来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它以为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应该获得相当程度的做人的幸福。”（Humanism, in general, I take to mean the idea that a human being is meant to achieve, during life, a fair amount of human happiness.）科利思泰勒不以为然。他说照此定义，亚里士多德可以算作是人文主义者，而彼特拉克却算不上。⁷ 不过，宽泛也好，严格也好，一个词语或一个观念，对于它的来源知

道得多一些，详细一些，总是好的。科利思泰勒的文章多次重印，流传较广，这里不再征引他放在注释中的材料。以下介绍一些其他人提供的例证，都是对科利思泰勒的说法的增补。

1946年，意大利学者康帕纳（Augusto Campana）用英文发表文章，指陈“人文主义者”一词在十六世纪的一些出处。⁸最早的是1512年博洛尼亚大学工资单上的一款：“*Salarium Io. Antonii Modesti humanistae. Item Io. Antonio Modesto humanistae conducto ad Rhetoricam et Poesim…*”意思是“人文学者乔万尼·安东尼奥·莫狄斯托受雇讲授修辞和诗的薪水”。康帕纳认为，文件虽然是拉丁文，却只能证明当时的意大利语有*humanista*这个词，而不能以此就说它已经先在拉丁文里了，因为把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文是当时的政府文件、契约合同，或者公证书的成规。1516年，大学的另一份文件里又提到这位莫狄斯托先生，所用字样是“*conducto ad litteras humanitatis*”（受雇讲授人文学）。这说明他此时的身份已经变了，不再是执讲修辞和诗的人文学者，而是人文学的专任教师了——这门课是1515年设立的。

1515年博洛尼亚大学专辟人文学的课程。这门课是在修辞和诗之外添设的，而修辞和诗的课程一向属于艺科，因此人文学循旧例也属艺科。加一句说明，所谓艺科教的是中古欧洲传统的“七艺”，跟现代大学里的艺术系是两码事。⁹1588年，博洛尼亚市政府突然决定把专任这门课的教授转归法科管辖。艺科学长在1595年为此提出抗议。康帕纳在文中引了这位学长

写给市政当局的信，他在信里“谨呈大学同人的郑重意见：尽管人文学者名列法科籍册，他们实际上是艺科教师并归艺科管辖”。(*propositum maximum praeiudicium esse Universitati quod humanistae in rotulo DD. legistarum cum vere sint Artistae et sub jurisdictionem DD. Artistarum.*) 他还要求市政当局宣布“人文学者是并且应该是艺科教师并应名列艺科籍册”。(*humanistas esse et esse debere Artistas et describi debere in rotulo Artistarum.*)¹⁰ 人文学者早先是执讲修辞课的教师，这说明他们的专精在语言文字方面。我们现在说到“人文关怀”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一点。康帕纳凭借这些证据坐实了“人文主义者”的词源跟教师的关系。为此他颇有一点感慨。他说，人们大概没有想到，产生这个称呼的语言环境不是抽象思维，而是非常实际的，平淡无奇的教学生涯。

但是康帕纳又指出，*humanista* 的称呼并非一直局限于教师，并就此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是一个威尼斯人 1515 年在日记里提到老阿尔杜斯去世。这位阿尔杜斯生于 1449 年，名字在意大利语里是 *Aldo Manuzio*，但是辞书里常常把它写作 *Aldus Manutius*，很可能他是依当时拉丁化的风俗，以此行世。他 1495 年在威尼斯开始印刷、发行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由此而生的家族公司延续了一个世纪。在欧洲的出版史和版本学里，阿尔杜斯这个名字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康帕纳引用的日记里，老阿尔杜斯被称为“卓越的人文学者和希腊文学学者”(*optimo humanista et greco*)。他年轻的时候在贵族家里做过私

PHARMACEUTRIA.

T erat hī hāc primū mē plū dūcū fālōrē.
L ita cīrāndō tē qī hāc altārīa crōm,
E ffigēm dūo mūnērō Dēs im pārē gēndēr.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N ētē tribūs nodīs tērno s Amarylli vōlores,
N ētē Amarylli mōdo, et vēntīs dīcū mūnōla mēta.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I mūs w̄ hī dūcēfī, et hēc ut car. līquēfā,
V̄w̄, codēmī ignī, sic w̄ nō Dāphnī amōre.
S pārē mōlām, et fāgēlēs mēndē bīennē lākros.
Dāphnīs me mādūs w̄w̄, ego hāne i Dāphnīdā lāurū.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T alīs amōr Dāphnī, qualis chām fēfā, immēcūn
P ērēmōra, atq̄ dīlōs quērendō bīculā lūos
P rōptē aquārīum uiridī p̄cōmbit in herbā
P erādīs, p̄c fērē mēmēnīt dēcērē nōctī,
T alīs amōr tēnēt, nēc sit mābi oīra medērī.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H as solīm ex mūs amī p̄fēdīs ille reliquit
P igōrē adra fū, quē nūc eo colīmēnē in līfō
T errātībī māndō, dēbētē hac p̄igōrē Dāphnīm.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H as herbas, atq̄ hēc pōnto mī hī lētānēnēa,
I p̄fē dēdit Mēris, nāscāntē plāntā pōnto.
H is ego sā pe lāpām fēri, et fē condērē fūlīs
M īermī, sā pē anīnas iims excīre fē pulchris,
A. tīp̄ fātēs atq̄ hīdī trādēcē mēffēs.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F er cīnērē Amarylli fōras, riūdīs flāuenī,
T rānsq̄i cāpūt lār̄, nērēspēxērīs, his egō Dāphnīm.

OCTAVA.

A gerēdār̄ nībille deos, nūl cārmīna crāt.
Dūcē ab urbē domū mēa cārmīa, dūcē Dāphnīm.
A spīce, corri pāit tremēlī alātrīa flāmmēs
S pōntē fūs, dum fērē morō, cīnī ip̄e, bonūm sīt.
M īfīo quīd certē fī, et Hylas in lūmē latrāt.
C redāmī, an qui amāst, ip̄i filīi somīa fīngāmē?
P arētē, ab urbē hērit, jā parētē cārmīna Dāphnīs.

ECLOGA IX. MOERIS.

Lycidae. Me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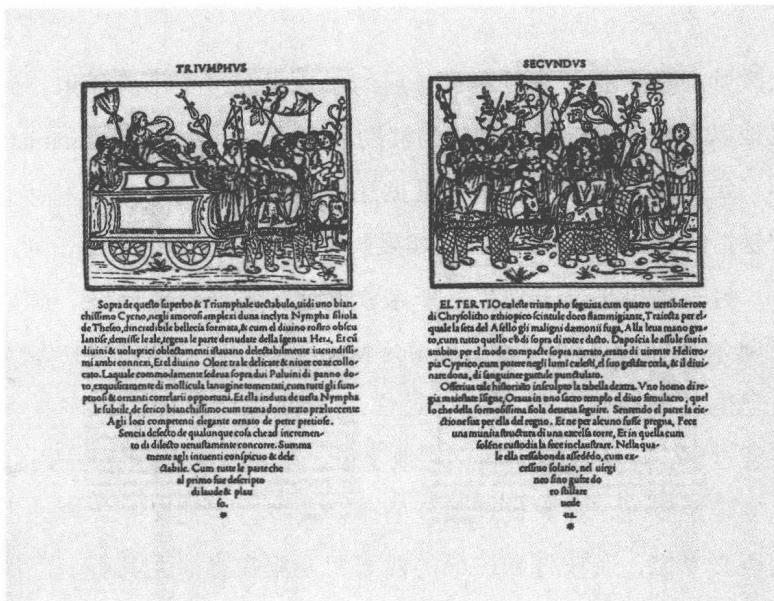
Vōtē Mārī pedēs iāngōtūa dūcēt in w̄bēm?
O Lycidae iūi pērūtūmū, adhēna no fīrī. M.
O uod nūquā serītī fūmū, ut pōsīfōr agelli
Dīcēt, hēc mēa fūnt, kētēs m̄grātē colōni.
N unc w̄tū trīfēs, quōniam fōr omīia mērāt.
H os illī (quōd nēcēnē hērtā) m̄ttīmās hēdōs.
C ēre eq̄uidēm andērī, q̄s fē subdēcē colles. Ly.
I nicipūt, mōllīq̄ inq̄um dēmītē clīto,
V īque ad acq̄am et uerīs iām fī fāctā cāmīra, fāgī
O mīa cārmīnībūs (frūm fērētīs) Mēnālām.
A udēras, et fāma fūt, fēd cārmīna hētītōm.
N off̄ a halētē Lycida tēla intē Mērīa, quādēmūm.
C hanīas dīcēt aquīla uenītē columbās.
Q uod nīfī me quādēgnōnas incīdere lītēs
A nēfīmīfīrē cātēa mōnūfīfī ab alīlē orīnīx,
N ētē fūnēs hīc Mērīs, nēc uīnērē ip̄e Mēnālās.
H ētē adī i quēnq̄ā tēnūfī fēlāshētē tua nobīs Ly.
P ētē fīmūlē tēam̄ fōlātā rāpē Mēnālā.
Q uis cāterēt nymphās, quis humū floretibūs herbīs

老阿尔杜斯1501年版维吉尔《牧歌》。

人教师，和东主的关系对他日后的生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他以之闻名的毕竟是古籍的校勘和印刷。由此可见 *humanista* 不一定非是教师不可。同一证据还告诉我们，这一称呼当时主要是指精于古典拉丁文的人，如果兼通古希腊文，就要另外说明。

另一条也是出于阿尔杜斯家族的证据更能说明问题。这是老阿尔杜斯的儿子保罗（Paulus Manutius, 1512—1574）写给自己的儿子小阿尔杜斯的一封信，日期是 1573 年。保罗从没有教过书，一生经营出版。在他手里，阿尔杜斯公司兴旺发达，一度迁至罗马，独家代理教廷的印刷业务。但他又是优秀的古典语文专家，所校订和注释的西塞罗全集在当时尤其著名。他在信里对儿子说：“人们称我是人文学者之王，可是我竟然没有一本维吉尔、贺拉斯、萨鲁斯特，或者李维的著作，真是不好意思。”¹¹

还有一条例子也值得一提。它来自一本笔记，作者生年不详，死于 1521 年，是一位乡居的贵族。这个贵族并没有用“人文学者”来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把很多以“*ista*”结尾的词放在一起，形成了笔记里的一项：“*Jurista. Legista. Artista. Canonista. Tomista. Scotista. Sophista. Umanista. Terminista. Contratista. Sacritsta. Vocabolista. Antista. Abachista. Alchimista. Summista.*”康帕纳没有为这些词提供英文解释。查字典，它们的意思依次是：法官，法科学者，艺科学者，教会法学者，托马斯主义者，司各特主义者，诡辩论者，人文学者，唯名论者，签署合同的人，圣礼司仪，编词典的人，教会的高级官员，数学家，炼金



老阿尔杜斯《波利菲尔之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 1499 年于威尼斯印制。

XXIV. OTTO LATERVAGIUM dei molteplici osti interpenetranti qui p[er] q[ui] non possunt
apparire unde ne cani p[er]meati app[ar]i & i[nt]erpenetraenti quei sanguis que tenet in vena ob-
tundit[ur] et uoluerat[ur] quod[em] tunc p[er]f[er]et[ur] ab Elia, i[li]o[rum] p[er]t[er]a e[st] bene in nos
et ali[u]ndis tunc dico[rum] q[uo]d. Non si dico[rum] omnia uolumet[ur] quod[em] dico[rum] tunc.
A Caprius apud vicesimacu[m] n[on] adi[re]t[ur] horru[m], non alii[rum] reuulsor[um], iheres q[uo]d.
Tunc in primis q[uo]d ut dicitur Cet[us] spuma cui tempestus q[uo]d dilata
et dilatatur. Quod morsu[m] est uisus q[uo]d dilata et dilatatur. Ut dilatatur dilatatur
hunc deprimendus q[uo]d morsu[m] est uisus q[uo]d dilata et dilatatur.
non dilatatur q[uo]d morsu[m] est uisus q[uo]d dilata et dilatatur.
Et aperte te h[ab]e[re] p[er] mea secundus[em] tunc q[uo]d.
non et iheres q[uo]d dicitur de dilatatur.
q[uo]d dilatatur dilatatur.
p[er] morsu[m] dilatatur tunc
non tunc dilatatur.
sunt dilatatur.
q[uo]d.
dilatatur
q[uo]d.
dilatatur
q[uo]d.
q[uo]d.
q[uo]d.



Achenaus, qui M. Antonini temporibus, felicitate protrecto, mercilicem multa cum scitugis dignissimorum tempore et uerba forsan variacionem, plurimas etiam am Sibario, ex amissis gentium.
Strigophorus, qui tempore in iuria amissi sunt, ac ueniit[ur] Blatbecam omnium veterum. Ulericorum, p[er]iculum, Pilato plures employuerat.

D. Cystatus, in regulari studiorum -H-

阿尔杜斯家族的版本标志，海豚与锚，1501年首次见于威尼斯，此后沿用。

术士。最后一个词“Summista”，可以指研究或者撰写神学总汇的人，也可以指为教皇起草诏令的官员。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大长串的字，除了词尾一致，毫无其他相干的地方，有点像意识流。康帕纳说，这大概是出于对语言的敏感或者某种好奇心。这些词所指的，用现在的话说，大都是城里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种种头衔就像新潮的服饰打扮，是城市文化的外表特征。“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这一大长串的字反映了一个乡下人对城市文化，对城里的“知识界”的依稀仿佛的印象。“人文学者”身列其中，说明这个新名词已经是“时世流行无远近”了。不过这个写字的人对人文学的具体内容知道多少？还是只知其名，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就难说了。

关于“humanista”一词的出处，科利思泰勒所举的例子有日期更早的，——1490年。¹²但是康帕纳所举例子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这里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他还顺带指出，“人文学者”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也就是说被用来指称以往曾经有过的一种人，最早是在英语里，时间是1670年。他的引例出自《牛津英文词典》“Humanist”条，义项3。这条信手拈来，随笔带出的“信息”还说明，一些材料看似琐碎枯燥，遇到有心人，却会发挥意想不到的效用。¹³康帕纳和科利思泰勒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人文主义”或“人文主义者”这样的概念，先要按以史实，弄清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当时的含义，然后才能对它们所代表的人和事有所评价。他们是朋友，两篇文章的发表相差只有一年。之前大概是因为战争阻隔不通消息，之后两人都为彼此之间的

不谋而合感到欣慰。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一定又有不少关于 *humanista* 的资料刊布于世了。

下面再谈“*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这个词语。它在古典拉丁文里最多见于西塞罗的著作。现代的学者爬梳西塞罗的文章，已经辑出了一些 *studia humanitatis* 的例子。但是西塞罗的文风尚华丽不尚简洁，执辩诉讼力求排山倒海，著述论事讲究委婉曲折，用不同的词语和句式重复同样的意思是常有的事。再说他也没想到自己所用的某一个词语会在后世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因而为之下一个精炼准确的定义。仔细推敲这些例子，就会发现这个词语的含义几乎在每一条里都跟上下文牵扯缠绕，须有专文才能一一陈述清楚。这里只能说明，西塞罗赋予这个词语的意思，有时就是简单的“知书达礼，谈吐不俗”，有时却又指一种深谙世故，宠辱不惊的自摄能力，因此仅以“文化修养”四个字翻译这个词语，显得过于单薄，寡淡，不能尽意。¹⁴二世纪的语法学者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 117—180）的读书笔记《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对“*humanitas*”一词有所解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基本意思。解说篇幅不长，现就《洛布丛书》所收文本，翻译如下：

那些会说并且会正确使用拉丁文的人在用“*humanitas*”这个字的时候，并不如现在一般大众所想，是指对一切人不加分别地友好和善，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博爱”。他们称为“*humanitas*”的，实际上和希腊语中的“教养”意思

相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过教育，有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仰慕并且竭力追求这些修养的人最有人性。因为在所有生灵之中，只有人在这类知识上下功夫并且由之得到熏陶，也正因为此，它才被叫做“**humanitas**，——人文”。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证明，早先的作家就是这样用这个词的，尤其是瓦洛（译注：116—28 B.C.，罗马作家，以博学著称）和西塞罗。因此，我想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瓦洛在《古事记》第一卷开首就说：“普拉科思特立斯（译注：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公元前四世纪）在艺术上超群拔类，稍有一点人文修养的（*humaniori*）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瓦洛所说的“*humaniori*”，不是像一般大众所说那样，是指一个人“脾气好，善良，容易跟人相处”，不管他是不是有文化。这个意思不符合瓦洛在此处的思路。他指的是“稍有一点教育，稍有一点知识的人”，这些人或者在书里读到过，或者听人说起过普拉科思特立斯。¹⁵

有文化的人最有“人性”，这话听起来也许有些刺耳。但是实在找不出更加老成厚道一点的词语来表达格利乌斯的意思，只好直截了当地替他用中国话说出来。这说明古典作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对其含义有所选择，而决定取舍的，是阶级或种族方面的好恶、成见。我们从格利乌斯的解释可以知道以下几件事情：第一，对 *humanitas* 当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一个人对旁人的关心同情，——人道；另一种是说一个人的知识